



黃屋的故事 — 梵谷與高更的共同創作

〈之一：友誼的標記〉

文 / 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

梵谷

〈兩朵向日葵〉

1887年 / 油彩，畫布 / 43.2 x 61 公分 /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



高更

〈在馬丁尼克島的湖畔〉

1887年 / 油彩，畫布 / 54 x 56 公分 / 阿姆斯特丹，梵谷博物館

前陣子，藝術界傳來一個革命性的消息：「梵谷耳朵是高更割下來的！」這樣的急轉彎不但將長久以來人們認定的梵谷自殘之說完全打翻，更把原有的一場「悲劇」轉為另一種「意外」。

我今年二月在時空藝術會場做了一場《藝術家的對話》講座，內容談的正是梵谷與高更 1888 年秋天在「黃屋」共住九個星期的故事，雖然我花了不少功夫在研究他們的生活，繪畫，與彼此的創作影響，怎麼也不可能猜想高更會下此毒手，直到五月初我拿到這本由兩位藝術史家考夫曼(Hans Kaufmann)與維德甘思(Rita Wildegans)出的新書《梵谷的耳朵：保羅·高更與沉默的協定》，仔細閱讀一番，才了解高更竟被指控是割耳的主嫌犯！

這結論聽來很聳動，然而在情緒 High 到高點之後，或許該去思考此觀點的正確性，它助於我們認清事實呢？還是更混淆人心呢？為明瞭割耳的前因後果，在這裡，我想一一為讀者們介紹「黃屋」的故事....

話說在割耳事件發生的前一年，梵谷完成一張〈兩朵向日葵〉，跟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掛在西奧(Theo)的美術館一起展出，高更剛好在現場，然而他的目光僅被這幅向日葵所吸引，他急切想擁有此畫，便把當時自己最好的作品〈在馬丁尼克島的湖畔〉拿出來，梵谷興奮的不得了，以為找到了知己，也願意用交換畫來作為友誼的標記。